

書名 拍案驚奇三十六卷 消閑居刊本
 撰者 明 凌濛初 撰
 卷 卷七
 內容分類 集-小說-短篇小說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38
 編號 D8622600

卷七

拍案驚奇卷一

轉運漢遇巧洞庭紅
波斯胡指破龍龍殼

詞云

口日探杯酒滿。朝朝小圃花開。自歌自舞自開懷。且喜無拘
 無礙。青史幾番春夢。紅塵多少奇材。不須計較與安排。領
 取而今現在。

這首詞宋朱希真所作。詞寄西江月。單道着人生功名富貴。總有不如圖一箇見前快活。試看往古來今。一部十七史。多不豪傑。該富的不得富。該貴的不得貴。龍文的倚馬看時。幾張紙。盡不完。龍武的穿楊百步。用不着。煮不熟飯鍋。最是那癡呆懵懂。生來有福分的。隨他

藍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26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38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拍案驚奇三十六卷 消閑居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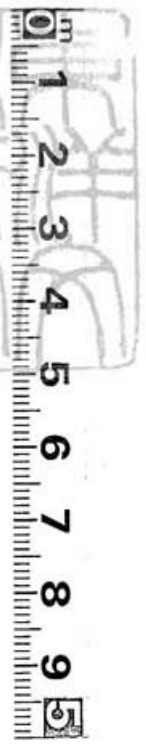


拍案驚奇

卷十七

K 29.60 (3)
22.57.8
7
4.7

双紅堂
小説
38(3)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拍案驚奇卷

唐明皇好道集奇人

武惠妃崇禪闕異法

燕市人皆去

函閑馬不歸

若逢山下鬼

環上繫羅衣

詩曰

這一首詩乃是唐朝玄宗皇帝時節。一個道人李遐周所題。那李遐周是一個有道術的。開元年間。玄宗召入禁中。後來出住女都觀內。天寶末年。安祿山豪橫。遠近憂之。玄宗不悟。寵信反。深一日。遐周隱遁而去。不知所往。但見所居壁上題詩如此。如此。此時人莫曉其意。直至祿山反叛。玄宗幸蜀。六軍變亂。貴妃縊死。乃有應驗。後人方解云。燕市人皆去者。說祿山反起燕薊之眾為兵也。函閑馬不歸者。大將哥舒潼關大敗。匹馬不逐也。若

逢山下鬼者山下鬼是鬼字蜀中有馬嵬駒也環上繫羅衣者
貴妃小字玉环馬嵬驛時高力士以羅巾縊之也道家能前知
如此蓋因玄宗是孔昇真人轉世所以一心好道當時有達術
的如張果葉法善羅公遠諸仙眾異人皆來聚會往來禁內各
顯神通不一而足那李遐周區七算術小數不在話下且說張
果是帝堯時一个侍中得了胎息之道可以累日來食不知多
少年歲直到唐玄宗朝隱于恒州中條山中出入常乘一个白
駒日行數萬里到了所在住了脚便把這駒似紙一般折疊起
來其厚也只比張紙放在巾箱里面若要騎時把水一噴即便
成駒至今人說八仙有張果老騎駒正謂此也開元二十三年
玄宗聞其名差一个通事舍人姓裴名晤馳驛到恒州來迎那

日不

裴晤到得中條山中看見張果齒落髮白一箇搗糲老叟有此
嫌他未免氣質傲慢張果早已知道與裴晤行礼方畢忽然一
交跌去只有出的氣沒有入的氣已自命絕了裴晤看了忤道
不爭你死了我這聖旨却如何回話又轉想道聞道神仙專要
試人或者不是真死也未見得我有道理便焚起一炉香來对
着死屍跪了致心念誦把天子特差求道之意宣揚一遍只見
張果漸七醒轉來那裴晤被他這一驚曉得有些古怪不敢相
通星夜馳駒把上項事奏過天子玄宗愈加奇異道裴晤不了
事另命中書舍人徐嶠賞了玺書安車奉迎那徐嶠小心謹慎
張果便隨嶠到東都于集賢院安置行李乘轎入宮見玄宗玄
宗見是个老者便問道先生既已得道何故齒髮衰落如此張

隨

果道衰朽之年。孝道未得。故見此形相。可羞可羞。今陛下見問。莫若把齒髮爪去了。還好。說罷。卽就御前把鬚髮一頓擗拔。乾淨。又捏了拳頭。把口里亂敲。將幾個半殘不落的零星牙齒。逐個敲落。滿口血出。玄宗大驚道。先生何故如此。且出去歇息。一會。張果出來了。玄宗想道。這老兒古怪。卽時傳命召來。只見張果搖搖擺擺。走將來。面貌雖是先前的。却是一頭純黑頭髮。鬚髯如漆。雪白一口好牙齒。比少年的還好看些。玄宗大喜。留在內殿賜酒。飲過數杯。張果辭道。老臣量淺。飲不過二升。有一弟子可吃得一斗。玄宗命召來。張果口中不知說些甚的。只見一個小道士。在殿簷上飛了來。約有十五六年紀。甚是生得標致。上前叩頭。禮畢。走到張果面前。打個稽首。言詞清爽。禮貌周備。

咽

玄宗命坐。張果道。不可。不可。弟子當侍立。小道士道。師言。執事傍站。玄宗愈看愈喜。便叫斟酒。賜他杯。匕滿。盞匕乾。飲勺一斗。弟子並不推辭。張果便起身替他辭道。不可。更賜他。加不得了。若過了度。必有失。虜。惹得龍顏一笑。玄宗道。便大醉何妨。恕卿無罪。正起身來。手持一玉觥。滿斟一觥。拿到口邊。逼他啣下口。只見酒從頭頂湧出。把一个小道士冠兒。湧得歪在頭上。跌了下來。道士去拾時。脚步踉蹌。連身子也跌倒了。玄宗及在旁嬾御。一齊笑將起來。仔細一看。不見了。小道士止有一个金盞。在地滿盛着酒。細驗這盞。却是集賢院中之物。一盞止盛一斗。玄宗大奇。明日要出咸陽打獵。就請張果同去。一看台圍既罷。前驅搗得大角鹿一隻。將付庖烹宰。張果見了道。不可。殺不可。

被此是仙鹿已滿千步。昔時漢武帝元狩五年在上林游獵。臣
曾侍從生獲此鹿。後來不忍殺。捨放了。玄宗笑道。鹿甚多矣。焉
知卽此鹿。且時遇代變。前鹿豈能保獵人不擒過。留到今日。張
果道。武帝拾鹿之時。將銅牌一片。繫在左角。不爲記。試看有牌
否。玄宗命人驗看。在左角。果得銅牌。有二寸長短。兩行小字。俱
已模糊黑暗。辨不出了。玄宗纒信。就問道。元狩五年是何甲子。
到今幾少年代了。張果道。元狩五年。是在癸亥。武帝始開昆明
池。到今甲戌。共八百五十二年矣。玄宗命宣大史官查推長曆。
果然不差。於是曉得張果是個千來步的人。羣臣无不欽服。一
日秘書監王廼真。太常少卿蕭華。兩人同往集賢院拜訪張果。
迎着坐下。忽大笑對二人道。人生娶婦。娶了个公主。好不怕人。

兩人見他說得沒頭腦。兩兩相看不解其意。正說之間。只見外
邊傳呼有詔書到。張果命人忙排香案。等着原來玄宗有个女
兒。叫做玉真公主。從小好道。不曾下降於人。蓋婚姻之事。民間
謂之嫁。皇家謂之降。民間謂之娶。皇家謂之尚。玄宗見張果是
个真仙出世。又見女兒好道意思。要把女兒下降張果。等張果
尚了公主。結了仙姻。仙眷又好等女兒。幸他道術可以。双修成
仙。計議已定。頒下詔書。中使實了。到集賢院張果處。開讀已畢。
張果只是哈哈大笑。不肯謝恩。中使看見王蕭二公在旁。因與
他說天子要下降公主的意思。叫他兩個攛掇。二公方悟起初
所說便道。仙翁早已得知。在此說過了。中使與二公。大家相
劝一番。張果只是笑不止。中使料道不成。只得去回覆圣旨。玄

宗見張果不允親事。心下不悅。便與高力士商量道。我聞薑汁最毒。飲之立死。若非真仙。必是下不得口。好友把這老頭兒試一試。時值天大雪。寒冷異常。玄宗召張果進宮。把薑汁下在酒裡。叫宮人滿斟煖酒。與仙翁禦寒。張果舉觴便飲。立見三卮。醜然有醉色。四顧左右。唾七舌頭道。此酒不是佳味。打個呵欠。倒頭睡下。玄宗只是睜着不作声。過了一會。醒起來道。有些古怪。袖中取出小鏡子一照。只見一口牙齒都缺了。看見御案上。銀如意命左右取來。將銀齒逐一擊下。隨收在衣帶內了。取出藥一包來。將少許擦在口中齒穴上。又倒頭睡了。這一覺不比先前。且是睡得安穩。有一个多时辰。纔爬起來。滿口牙齒多已生完。比先前更堅。且白。玄宗越加敬異。賜號通玄先生。却是疑

心他來歷。其時有个精夜光善能視鬼。玄宗召他來把張果一看。夜光並不見甚麼動靜。又有個那和璞善算。有人問他。他把筭子一動。便曉得這人姓名。穷通寿夭。萬不失一。玄宗一向奇他。便叫道。把張果來筭。和璞拿了筭子。撥上撥下。撥个不耐。煩竭尽心力。耳根通紅。不要說筭他別的。只是个寿數也。筭他不出。其時又有一个道士葉法善。也多奇術。玄宗便把張果來私問他。法善道。張果出處。只有臣曉得。却說不得。玄宗道。何故。法善道。臣說了必死。故不敢說。玄宗定要他說。法善道。除非陛下免冠跣足救臣。上方得活。玄宗許諾。法善終說道。此是混沌初分時。一个白蝙蝠精。剛說得罷。七竅流血。未知性命如何。已見四肢不舉。玄宗急到張果面前。免冠跣足。自稱有罪。張果看

見皇帝如此也不放在心上。慢上的說道。此兒多口。過不謫治。怕他敗壞了天地間事。玄宗哀請道。此朕之意。非法善之罪。望仙翁諒恕則个。張果方纔回心轉意。叫取水來。把法善一喫。法善即時復活。而今且說這葉法善。表字道元。先居處州松陽縣。四代修道。法善弱冠時。曾游括蒼白馬出石室內。遇三神人。錦衣宝冠。授以大上密旨。自是誅蕩精怪。掃滅凶妖。所在救人。入京師時。武三思擅權。法善時常察听妖祥。保護中宗相王及玄宗。大爲三思所忌。流竄南海。玄宗卽位。法善在海上。乘白鹿一夜到京。在玄宗朝。凡有吉凶動靜。法善必預先奏聞。一日吐蕃遺使進宝。函封甚固。奏稱內有機密。請陛下自開。勿使他人知之。廷臣不知來意。真偽。是何緣故。面面相窺。不敢開言。惟有法

善密奏道。此是凶函。宣令番使自開。玄宗依奏降旨。番使領旨。不知好歹。拉起函蓋。函中弩發。番使中箭而死。乃是番家見識要害。中華天子。設此暗机于函中。連番使也不知道。却被法善其叅透。不中暗筭。反叫番使自着了道兒。開元初正月元宵之夜。玄宗在上陽宮觀燈。尚方匠人毛順心巧。用心機。施逞技藝。結構綵樓三十餘間。樓高一百五十尺。多是金翠珠玉。鑲嵌樓下。坐着望去。樓上滿樓都是些龍鳳螭豹百般鳥獸之燈。一點了火。那龍鳳螭豹百般鳥獸。盤旋的盤旋。跳躑的跳躑。飛舞的飛舞。千巧萬怪。似是神工。不像人力。玄宗看畢大悅。傳旨速召葉尊師來同賞。去了一會。纔召得个葉法善。樓下朝見。玄宗稱誇道好燈。法善道燈盛無比。依臣看將起來。西涼府今夜之燈也。

差不多如此。玄宗道尊師幾時曾見過來。法善道適纔在彼因蒙急召所以來了。玄宗怪他說得詫異故意問道。朕如今卽要往彼看燈去得否。法善道不准。就叫玄宗閉了双目。叮囑道。不可妄開。七時有失。玄宗依從。法善喝声道。疾。玄宗足下雲冉冉而起。已同法善在霄漢之中。須臾之間。足以及地。法善道而今可以開眼看了。玄宗閃開龍目。只見灯影連亘數十里。車馬駢闐。士女紛雜。果然與京師無異。玄宗拍掌稱盛。猛想道。如此良宵。恨無酒吃。法善道陛下隨身帶有何物。玄宗道止有鏤鐵如意在手。法善便持往酒家當了一壺酒。幾個碟來。與玄宗對吃完了。還了酒家傢伙。玄宗道回去罷。法善復令閉目。騰空而起。少頃已在御樓下。細听樂部時歌。面尚未終篇。已行千里有餘。

玄宗疑是道家幻術障眼。法兒未必真到得西萊。猛可思量。却才把如意當酒。這真是事可驗。明日差个中使托名他事。到京州密訪鏤鐵如意。果然在酒家說道。正月十五夜有个道人拿了當酒吃的。始信看燈是真。是年八月中秋之夜。月色如銀。萬里一碧。玄宗在宮中賞月。笙歌進酒。憑倚白玉欄杆。仰面看着。浩然長想。有詞爲証。

桂花浮玉。正月滿天街。夜涼如洗。風泛鬢眉。透骨寒。人在水晶宮裏。蛇龍偃蹇。現闕嗟峨。縹緲笙歌。沸霜莖滿地。欲勝彩雲飛起。

詞寄醉江月

玄宗不覺襟懷曠蕩。便道此月普照萬方。如此光燦其中必有非常好處。見說嫦娥竊藥奔在月宮。既有宮殿。定可游觀。只是

如何得上去急傳旨宜召葉尊師法善應召而至玄宗問道尊師有道術可使朕到月宮一游否法善道這有何難就請御駕啓行說罷將手中板笏一擲現出一條雪鍊也似的銀橋來那頭直接着月內法善就扶着玄宗渡上橋去且是平穩好走隨走過去橋便隨滅走得不一里多路到了一個所在露下法衣寒氣逼人面前有座玲瓏四柱牌樓抬頭看時上面有個大匾額乃是六個大金字玄宗認着是廣寒清虛之府六字便同法善從大門走進來看時庭前是一株大桂樹扶疎遮蔭不知取着多少里數桂樹之下有無數白衣仙女乘着白雲在那裡舞這庭階上又有一夥仙女也如此打扮各執樂器一件在那裡奏樂與舞的仙女相應看見玄宗與法善走進來也不

與也不招接吹的自吹舞的自舞女宗果果音着法善道這些仙女名爲素娥身上所穿白衣叫做霓裳羽衣所奏之曲名曰紫雲曲玄宗素曉音律將兩手按節把樂聲一一嘿記了後來到宮中傳與楊大真就名霓裳羽衣曲流于樂府爲唐家希有之音這是後話玄宗听罷仙曲拍吟欲還法善駕起兩片彩雲穩如平地不勞舉步已到人間路過潞州城上細听樵樓更鼓已打三點那月色一發光明如晝照得潞州城中纖毫皆見但只夜深人靜四顧悄然法善道臣侍陛下夜臨于此此間人如何知道適來陛下听仙樂何不於此試演一曲玄宗道甚妙甚妙只方才不帶得所用玉笛來法善道玉笛何在玄宗道在寢殿中法善道這個不难將手指了一指玉笛向雲中墜下

玄宗大喜。接過手來。想着月中拍數。照依吹了一曲。又在袖中摸出數個金錢。洒將下去了。乘月回宮。至今傳說。唐明皇遊月宮。正此故事。那潞州城中。有睡不着的。听得笛聲嘹亮。似竟非凡。有爬起來听的。却在半空中吹响。沒做理會。次日又有街上拾得金錢的。報知府裡。府裡官員道。是非常祥瑞。上表奏聞。十來日。表到御前。玄宗看表道。八月望夜。有天棗臨城。兼獲金錢。此乃國家瑞兆。萬千之喜。玄宗心下明白。不覺大笑。自此敬重法善。與張果一般。時常留他兩人在宮中。或下棋。或鬪小法。賭勝負爲戲。一日。二人在宮中下棋。玄宗接得鄂州刺史表文。一道。奏稱本州有仙童羅公遠。廣有道術。蓋因刺史迎春之日。有個白衣人。身長丈餘。形容怪異。雜在人叢之中。觀看見者多駭。

走傍有小童。喝他道。業畜何乃。擅離本處。驚動官長。還不速去。其人並不敢則聲。提起一把衣服。如飛走了。府吏看見小童作怪。一把擒住。來到公燕之所。共白刺史。刺史問他姓名。小童答道。姓羅。名公遠。適見守江龍上岸看春。某喝令圍去。刺史不信。道。怎見得是龍。須得吾見真形。方可信。小童道。請待後日。至期于水邊作一小坑。深纔一尺。去江岸丈餘。引江水入來。刺史與郡人畢集。見有一白魚。長五六寸。隨流至坑中。跳躍兩遍。漸上大了。有一道青烟如線。在坑中起。一霎時。黑雲滿空。天色昏暗。小童道。快都請上了津亭。正走間。電光閃爍。大雨如瀉。須臾少定。見一大白龍。起于江心。頭與雲連。有頓飯時。方滅。刺史看得真寔。隨卽具表奏聞。就叫羅公遠。隨表來朝。見帝。玄宗把此段

話與張葉二人說了。就叫公遠與二人相見。二人見了大笑道。村童曉得些甚麼。二人各取棋子。一把捏着拳頭。問道。此有何物。公遠笑道。都是空手。及開拳。兩人果無一物。棋子多在公遠手中。兩人方曉得這童兒有些來歷。玄宗就叫他坐在法善之下。天氣寒冷。團七圍爐而坐。此時劍南出一種菓子。叫作日熟子。一日一熟。到京都是不鮮的了。張葉兩人每日用仙術遣使取來。過午必至。所以玄宗常有新鮮的到口。是自至夜不來。二人心下疑惑。商量道。莫非羅君有緣故。及注目看公遠。元來公遠起初一到。便把火筋插在灰中。見他們疑心了。纔笑嘻嘻的把火筋提了起來。不多時使者即到。法善詰問爲何今日爾是。使者道。方欲到京。火焰連天。無路可過。適纔火息了。然後

來得衆人多驚伏。公遠之法。却說當時楊妃未入宮之時。有個武惠妃專寵。玄宗雖崇奉道流。那惠妃却篤信佛教。各有所好。惠妃信的釋子。叫做金剛三藏。也是個奇人。道術與葉羅諸人。算得敵手。玄宗駕幸功德院。忽然背痒。羅公遠折取竹枝。化作七空如意。進上爬背。玄宗大悅。轉身對三藏道。上人也能如此否。三藏道。公遠的幻化之術。臣爲陛下取真物。袖中摸出一個七空如意來。獻上。玄宗一手去接得來。手中先所執公遠的如意。登時仍化作竹枝。玄宗回宮。與武惠妃說了。惠妃大喜。玄宗要幸東洛。就對惠妃說道。朕與卿同行。却叫葉羅二尊師。金剛三藏從去。試他鬪法。以決兩家勝負。何如。武惠妃歡喜道。臣妾願隨往。觀傳旨排銮駕。不止一日。到了東洛。時方脩麟趾殿。有

大方椽一根長四五丈徑頭六七尺眠在庭中玄宗對法善道
尊師試爲朕舉起來法善受詔作法方木一頭揭起數尺一頭
不起玄宗道尊師神力何乃只舉得一頭法善奏道三藏使金
剛神衆押住一頭故舉不起原來法善故意如此說要武惠妃
面上好看等三藏自逞其能然後勝他果然武妃見說暗道佛
法廣大不勝之喜三藏也只道寔話自竟有些快活惟羅公遠
低着頭只是笑玄宗有些不服氣又對三藏道法師既有神力
葉尊師不能及今有个澡瓶在此法師能呪得葉尊師入此瓶
否三藏受詔置瓶叫葉法善依禪開法敷坐起來念動呪語未
及念完法善身体欻七就瓶念得兩遍法善已至瓶嘴边翕然
而入玄宗心下好生不悅過了一會不見法善出來又對三藏

道法師既使其入瓶能使他出瓶否三藏道進去頗難出來是
本等法就念起呪來呪完不出三藏急了不住口一氣數遍並
無動靜玄宗驚道莫不尊師沒了變起臉來武妃大驚失色三
藏也慌了只有羅公遠扯開口一味笑玄宗問他道而今怎麼
處公遠笑道不消陛下費心法善不遠三藏又念呪一會不見
出來正無計較外边高力士報道葉尊師進玄宗大驚道銅瓶
在此却在那里來急召進問之法善對道寧王邀臣吃飯正在
作法之際面奏陛下必不肯放恰好借入瓶機會到寧王家吃
了飯來若不因法師一呪須去不得玄宗大笑武妃三藏方放
下心了法善道法師已呪過了而今該負道還礼隨取三藏紫
銅鉢盂在圍炉里面燒得内外都紅法善捏在手裡弄來弄去

如同無物。忽然雙手捧起來。照着三藏光頭撲地合上去。三藏失聲而走。玄宗大笑。公遠道陛下以爲樂。不知此乃道家末技。葉師何必施逞。玄宗道尊師何不也作一法。使朕一快。公遠道請問三藏法師。要如何作法術。三藏道貧僧請取這袈裟。試令羅公取之。不得。是羅公輸。取得。是貧僧輸。玄宗大喜。一齊回到道場院。看他們做作。三藏結立法壇一所。焚起香來。取袈裟則在銀盒內。又安數重木函。木函加了封鎖。置于壇上。三藏自在壇上打坐起來。玄宗武妃葉師多看見壇中有一重菩薩。外有一重金甲神人。又外有一重金剛圍着。聖賢比肩環繞甚嚴。三藏觀守着。目不轉睛。公遠坐繩床上。言笑如常。不見他作甚行徑。衆人都注目看公遠。公遠竟不在心上。有好多一會。玄宗道

何太遲。莫非難取。公遠道臣不敢自誇其能。也未知取得取不得。只叫三藏開來看。上便是。玄宗開言。便叫三藏開函取袈裟。三藏看見。重上封固。一毫未動。心下喜歡。及開到銀盒。叫一聲苦。已不知袈裟所向。只是個空盒。三藏嚇得面如土色。半晌無言。玄宗拍手大笑。公遠奏道。請令人在臣院內開櫃取來。中使領旨去取。須與袈裟取到了。玄宗看了。問公遠道。朕見菩薩尊神如此森嚴。却用何法取出。公遠道。菩薩力士。聖之中者。甲兵諸神。道之小者。至于太上至真之妙。非術士所知。適來使玉清神女取之。雖有菩薩金剛。連形也不得見他的。取若坦途。有何所碍。玄宗大悅。賞賜公遠無數。葉公三藏皆伏公遠神通。玄宗欲從他李隱形之術。公遠不肯道。陛下乃真人降化。保國安

民萬乘之尊。李此小術何用。玄宗怒罵之。公遠即時隱入殿柱中。極口數玄宗過失。玄宗愈加怒發。叫破柱取他。柱既破。又見他走入玉碣中。就把玉碣破爲數十片。片片有公遠之形。却沒奈何。他何。玄宗謝過。赦其無罪。忽然又立在面前。玄宗懇求至切。公遠只得許了。雖則傳受不肯盡情。玄宗與公遠同做隱形法時。果然無一人知。竊若是公遠不在。玄宗自試。就要露出些形來。或是衣帶。或是幞頭。手脚來。宮中人定尋得出。玄宗曉得他傳授不。多將金帛賞賚。要他喜歡。有時把威力嚇他。道不。傳立刻誅死。公遠只不作准。玄宗怒極。喝令綁出斬首。刀斧手得旨。推入市曹。斬訖。隔得十來日。有個內官。叫做輔仙玉。奉差自蜀道回京。路上撞遇公遠。騎驢而來。笑對內官道。官家作戲。

或沒道理。袖中出書一封。道可以此上聞。又出藥一包。寄上說。道。官家問時。但道是蜀當歸。語罷。忽然不見。仙玉還京。奏聞。玄宗取書。覽看。上面寫是姓維各人。這一時不解。仙玉退出。公遠已至。玄宗方悟道。先生爲何改了名姓。公遠道。陛下曾去了臣頭。所以改了。玄宗稽首謝罪。公遠道。作戲何妨。走出朝門。自此不知去向。直到天寶末。祿山之難。玄宗幸蜀。又于劔門奉迎。黎駕護送至成都。拂衣而去。後來肅宗卽位。靈武。玄宗自疑不能。居長安。肅宗以太上皇奉迎。然後自蜀還京。方悟蜀當歸之術。其應在此。與李遐周之詩。總是道家前知妙處。有詩爲証。

好道秦王竇漢王。

豈知治道在經常。

縱然法術無窮妙。

不救楊家一命亡。

投簡秦王續卷之八

世宗皇帝御筆

臣等竊以天下之有盜賊者皆由官不廉而民不義也... 臣等竊以天下之有盜賊者皆由官不廉而民不義也... 臣等竊以天下之有盜賊者皆由官不廉而民不義也...

拍案驚奇卷之八

烏將軍一飯必酬

陳大郎三人重會

詩曰

每訝衣冠多盜賊

誰知盜賊有英豪

試觀當日及時雨

千古流傳義氣高

話說世人最怕的是个強盜二字。做个罵人惡語。不知道也只見得一邊。若論起來。天下那台處没有強盜。假如有一等做官的。悞國欺君。侵剝百姓。雖然官高祿厚。難道不是大盜。有一等做公子的。倚靠着父兄勢力。張牙舞爪。詐害鄉民。受投獻窩贓。私無所不為。百姓不敢声冤。官司不敢盤問。難道不是大盜。有一等做舉人秀才的。呼朋引類。把持官府。起滅詞訟。每有將良善人家。折得烟飛星散的。難道不是大盜。只論衣冠中。尚且如